

我只想让她们被听见、被看见

□易小荷

抵达古镇的那天是2021年7月14日，我在纸质日历上对这一天勾画良久，当时我所在的上海，新冠病毒尚未肆虐。我远赴千里之外的故乡，最终决定在一间河边的屋子居住下来。

古镇中心其实很小，若画个圆圈直径距离也就一公里有余，当地人形容说：“点根火柴的工夫，就能在镇上逛一圈。”釜溪河蜿蜒流过古镇，如数百万年，外来的人看来，河流平平无奇，但居于其岸边的仙市人，自然知道它的潮汐、枯竭和洪流。

去往古镇的路上，会路过大片的农田，还能看到成群的白鹭，所有的三轮车、农用车都在用生命狂摁喇叭，阳光冷峻，铁匠铺打铁的火花，和棉花铺里面的片片飞絮却如此充满活力。一个撑着长竿的摆渡人刚刚抵达码头，把河对面的村民带上古镇街头，头顶笼罩着的天空泼上了几片云朵，大部分时候，天空和这片土地的人们一样，拥有得并不多。

规模宏大的制盐产业逝去已久，旧日的财富化为云烟，自贡从曾经的“川C”沦为现在的一个五线城市，在镇上生活的人们的生活更是介于贫困和温饱之间。曾经的工厂变成了路边的废墟，年轻人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作机会，这里找不到任何关于“文化”



《盐镇》
易小荷 著
新经典·琥珀 | 新星出版社

的痕迹，我不会因为腋下夹着一本余秀华的诗集受人尊重。这里的人几乎不关心什么宏大命题，他们把眼光放在最近的地方，只有金钱才能意味着一个人的尊严。而古镇也只是依靠旅游者的好奇打量，才勉强链接到互联网和现代经济之中。

上天把这样一片宁静的土地赐予他们的同时，贫穷或者灾难也时常降临在他们头上。河水运走井盐，带来财富，河水也常常变成山洪，成为对财产的威胁，地震、雷暴、火灾更是不一而足。每当一家人遭遇了什么都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他们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去请教附近村里的仙婆，她用他们在地下亲人的声音告诉他们：这个世界还有人在记挂他们，

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

这样的小镇，特别适合作为一个样本，用以管窥更广阔的真实中国的面貌。对于西方人而言，它的位置似乎可以等同于“锈带”——二十世纪之初的伯明翰或者二十世纪后期的底特律。

我在当地陆续住了一年，采访了近一百位当地居民，和无数人做朋友。这里面的女性，尤其让人动容。古镇的辖区总人口约为四万，女性占到其中一半。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，我们在北京、上海高谈阔论女性权利的时候，她们仍旧重复经历着古老时代的轮回。我请她们吃饭，参加她们的婚礼坝坝宴，看她们做葬礼的道场，甚至和她们一起去请仙婆，尽一切可能地感受她们的感受，从她们的角度打量世界，最后，不断“打捞”女性的幸存者。

贫困始终是古镇女性必须时刻抗争的敌人，而伴随贫困的是见识的狭窄和环境的逼仄，更重要的是随之而来的次生灾害——来自家庭男性成员的欺压和剥削。这是一个男性相对游手好闲，不事生产的地方，婚姻和贫困成为套在女性脖子上的双重绞索——我目光所及的古镇女性，无一例外都在挣扎着求生，从十六七岁的辍学少女到九十岁的老妪，所得固然各不相同，努力却都一般无二。而生活本身的重压之下，她们还要遭受来自男人的普遍歧视和无休止

的暴力。

书中大部分女性，或者目睹过母亲遭受父亲的暴力殴打，或者自身就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。当她们通过努力工作改变生活处境的同时，还必须击败来自男性家人的“父权”和“夫权”，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。

史景迁在《王氏之死》中写道：“中国人对国史和县史的撰写至为周备，地方记录却多半未见保存。我们通常找不到验尸官验尸、行会交易、严密的土地租赁记录，或教区出生、婚姻、死亡记录之类的资料——而正是这些资料，使我们能对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历史，作极其周密细致的解读。”

古镇自然没有地方志，也没有比较成文的大事记，我费尽心力找到几本与古镇相关的书，其中只有一本“富顺作家文丛”系列下面有《神奇的仙市古镇》，里面介绍到了“川报第一人”宋育人、“传奇武林高手”罗跋三爷，以及各种神话传说，但是其中并无任何关乎女性的记载。她们默默无闻，终其一生被人忽略、被人遗忘。没有人知道她们如何存在、如何生活——不是她们不存在，而是她们被忽视、被遗忘。而我只想给这满街的女人做个见证，让她们的悲喜被记录，让她们被听见，被看见。

(本文摘选自《盐镇》序言，标题为编者所加)

《学记》的智慧

□常纪栋

2008年8月，我转岗做编辑后就一直想做些能让大众喜闻乐见、有文化底蕴且可以传承的图书。当时《百家讲坛》正在央视热播，我在节目里看到姚师讲的《老子与百姓生活》很生动活泼且切合大众，便找到了姚师表达了想与之合作一套国学传统文化图书的想法，姚师欣然应允。大家一见如故，相谈甚欢，其间都想到了出本古代教育智慧的图书。今日《学记智慧》得以出版，也是国学智慧系列的收官之作。

“道而弗牵，强而弗抑，开而弗达”是古人的教学十二字诀：引导而不要强迫，鼓励而不要压抑，启发而不要灌输。弗牵、弗抑、弗达可以起到和、易、以思的效果，师生关系融洽和谐，学生就愿意去上老师的课程，也易于掌握理解老师的知识要点，也就可以独立思考，这样就使学生学习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、思辨性大幅提升。

《学记》确是我国两千多年前的教学方法。《学记》比夸美纽斯的近代教育奠基之作《大教学论》早了1500多年。世上任何一门技艺都需要老师的引领，这样才可以少走很多弯路，亦需要在实践中体验才能获得真滋味。笔者想起自己上高中之时，一开始我学数学颇为吃力，也不愿意上数学课，感觉任课老师讲得太艰深。后来父亲见我成绩一般，他便教我一套学习方法，教我如何预习、如何听讲、如何做笔记、如何做作业、如何勤思不会之题目。后来我听数学课竟然兴致盎然，慢慢也喜欢上数学课了，并且还常常在休息日钻研数学难题，一个学期下来数学成绩最佳，几乎可以达到满分，整体成绩在全年级也名列前茅。今日再编此书，发现当年学习方法竟与《学记》所讲如出一辙，可见学习的方法和规律可以代代相传。同样，教学的方法和规律也可以薪火相传。

每次编辑新书，我都被姚师的治学精神所感动。姚师学养深厚，治学严谨，很多史料传承有序，各种资料收集完备，妙笔生花，写出的文字会让读者在心底发出莞尔一笑。同时，姚师还注重细节，有时经常为一个小问题次日一早发出信息，免得谬误读者。

当今时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，物质极大丰富，但其不足之处也非常明显。国家和民族要振兴，科技和经济固然不可或缺，但也离不开良好的心态和健全的人格的提升。在这个物质化时代，人们习惯以财富决定一切。很多人向往成功，但往往只关注外在条件，如文凭、能力、资金、人际关系等，却忽略了对内心的管理。今天这个社会虽然科技日益发达，但人对自己的迷失越来越深。科技再发达也是人的问题，人的问题就是人心的问题，而解决这些问题是我们东方文化的强项。今天我们讲文化自信，这恰恰是经典不朽的源泉。

壮阔历史画卷映射的家国大义

□禾刀

从20世纪30年代写到80年代，从东北白山黑水写到美国唐人街，从“九一八”写到抗战再写到抗美援朝，写到北大荒……随着阅读的深入，就像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慢慢舒展，贯穿五十年、跨越四个家族四代人的故事跃然纸上。与前不久狠狠刷了一回屏的《人世间》倾注寻常百姓日常烟火气息不尽相同，梁晓声新作《父父子子》中东北高氏、孙氏、赵氏，以及纽约赵氏四个家庭四代人跨越半个多世纪悲欢离合的背后，始终有一个大写的“家”，即国家。而投射在这个大“家”上面的，则是四个家族同仇敌忾、无以割舍的民族大义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个故事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，前后涉及四代人，没有一个角色贯穿始终，家族传承才是这个故事叙述的重点。四个家族中，高家分量更重，几乎经历了各个重大历史事件。早年高家深耕东北特别是哈尔滨，“九一八”后日军侵吞东三省，高家面对淫威没有妥协，而是放弃不切实际的实业救国梦想，一面巧妙地与日军周旋，一面支持地下工作。正是高家这团熊熊燃烧的火焰，孙赵两家亦深受感染，前仆后继地投入抗战一线。



《父父子子》
梁晓声 著
中信出版集团

抗日战争的烽火同样烧到了海外华人的心上。唐人街青年赵世杰原本有一个音乐梦想，得知民族危亡消息后，放下进入百老汇的难得机会，毅然参加陈纳德将军的“飞虎队”，最后以身殉“国”。这里的国之所以打上引号，是因为赵世杰对自己的身份一度颇为困惑：“我们唐人街出生的青年，若说自己是个中国人，其实已经不是了。若说自己是美国人，美国又不待见我们。”不过，身份的困惑并未能成为投身抗日大义的障碍。赵世杰参加飞虎队有两次“瞒”，一次是

瞒着家人私下报名参军，另一次是瞒着家人提前启程，前一次瞒是民族大义驱动使然，后一次瞒则是因为不忍目睹离别的悲伤。

相较于父亲高鹏举在国内的“土生土长”，高坤从小在唐人街长大，回到国内的高坤似乎缺乏充足的思想准备，挫折压得他喘不过气，一度失忆，之后前往苏联才医好这一创伤。高坤的失忆更像是他思想的一次重构，而前往苏联又像是他精神的一次重塑。自此以后，他的信仰才更加坚定，这也为他日后在面对新挫折时不屈不挠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，而支撑高坤重新站起来的，恰恰是民族大义这一精神支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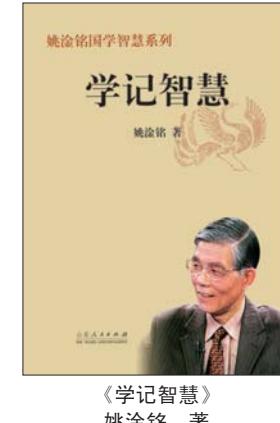
民族危亡面前，有人挺身而出，有人怨天尤人。对此，梁晓声借赵家之口指出，“中国人不全是阿Q，阿Q哪个国家都有。要讲什么劣根性，也是全人类至今多少都有的现象。”在梁晓声看来，唤醒阿Q虽然必然，但这并不构成个体舍弃民族大义的先决条件。反倒是，当更多的人为了民族大义舍生忘死时，可能激醒那些麻木不仁者。

在谈到这部作品的创作初衷时，梁晓声说：“中国之近代的史，不唯苦难，不唯悲情，亦有大气节大义勇在焉！”“以

往一谈到中国历史，更多的是苦难、悲情。但是我觉得不唯有苦难，不唯有悲情，还有那么多大义大勇的人物在历史中出现过。”在梁晓声的笔下，大义大勇是一种强大的力量。无论是面对日寇还是反动势力，抑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的特殊时期，胸怀大义大勇的人总能汇聚一股股势不可挡的力量，披荆斩棘，破浪前行。

许多细节极耐人寻味。在写到庆祝二战胜利时，唐人街的游行队伍出现了这样一幕，“没有欢呼，没有口号，没有笑脸——鼓声敲得震天响，引舞人和彩狮相互默默地舞，大人默默地行，孩子们默默地跟……”“默默”二字将人们的复杂心态展现得淋漓尽致，虽然华人们替胜利感到高兴，但许多华人家庭也因此失去了亲人。在过往作品叙事中，虽然不乏对华人以种种方式参战的描述，但鲜有作品能够深入华人的心理世界，毕竟每一个鲜活生命的背后，都有一个焦灼不安的家庭。

故事最后，高鹏举的妻子赵淑兰回到国内安度晚年，而历经劫难的高坤也重新找到了伴侣，这样的结局似乎迎合了圆满的叙事传统，又似乎预示着大义在这个家族架起了新的链接。



《学记智慧》
姚淦铭 著
山东人民出版社